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三

䷷ 艮下離上

卦内艮外離止而麗於外有旅象焉又山止不動猶舍館也火動不止猶行人也居莫如止故以艮為體往莫如明故以離為用旅莫善於柔爻柔者吉剛者凶處旅之道也旅不能無得喪爻柔則得剛則喪必然之理也卦唯二三兩爻得其正位然九三剛而不

中處非其地唯六二柔順中正與六五兩柔相應有賓主同德之象六五雖不得位然卦從乾變六五舍乾之剛健而得柔之文明居上卦之中以順乎二剛得處旅之道象所謂小亨旅貞吉者二爻是也行旅之間柔得中不取辱順乎剛不招尤止而不妄動明而識時宜亦安往不吉而亨乎孔子以東西南北之人而為萬世師用旅之道者也且聖人之隨寓而安過而不留何者非旅又不特一行旅之用矣

旅小亨旅貞吉

此卦艮下離上山止於下火炎於上有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名為旅卦辭言處旅者當以正道自守也旅謂羇旅文王繫旅彖辭曰人當羇旅則失其本居而身寄於外親寡情疎難以得亨以卦體六五得中而順乎剛卦德艮止而麗乎明雖羇旅本無大通之理而處之有道則尚可以自通而小亨夫旅非常居似若可以茍者然道無往而不存茍非善處鮮不

失矣故必禮以律身智以照物非賢不主非善不與守其旅之正而須臾不離斯得處旅之道而吉矣大抵常變久暫惟遇所遭故旅者生人之所不能免也而吉凶悔吝全在乎處之正不正聖人之垂戒深矣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旅彖辭而明旅之難處也孔子釋旅彖

辭曰旅之所以小亨者何哉葢處旅之道貴乎得中而病於自用今以卦體言之六五柔得中而在外順乎上下之二陽是在已既有柔中之德而謙卑適宜又能順附乎陽剛而恭順不失處已處人兩得其道則其所如皆合矣抑處旅之道貴於靜正而患於不明以卦德言之艮止而離麗乎明是內既靜專而不失於妄動外灼物情而不迷於所往內外交盡其善矣是以在旅而小亨而為旅貞吉也夫卦德卦體如

此而僅得小亨則非得中而順剛内止而外明即不得以小亨矣必守正而後得吉則少不正而即不得吉矣是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則旅之時義不其大哉甚矣旅之難處也按人當羇旅是失其所居之時剛必招禍而柔必取辱所以處之者誠不可無其道也然平陂之形雖在於世而貞正之守則在於我君子素其位而行亦惟正已而不求於人已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此象傳是言君子慎刑之道也孔子釋旅象曰山上有火去而不留旅之象也君子以主刑者民之司命故當其用刑之時審察必極其明而使無遁情又不敢以慢易之心乘之而務加謹慎輕重得宜出入惟允如山之止以為慎而不敢輕忽也明慎既盡而斷決隨之當刑即刑當宥即宥如火勢之不留而不至淹滯也按明慎者君子之仁也不留者君子之義也仁義並用而治獄之道盡矣義而不仁則傷於暴而

濫及於無辜仁而不義又傷於懦而威阻於彊梗必如君子然後可當折獄之任而天下無寃民也乎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此一爻是為處旅卑陋而召禍者戒也瑣瑣細小卑賤之貌周公繫旅初爻曰初六以陰柔居下位是旅之志意汙下而規模局促者也其才質瑣瑣而無遠大之槩如是則誰其予之乎自輕而人輕之自侮而人侮之災咎之至非自外來實已有以取之耳孔子

釋初象曰人之志量原不可以卑陋初六之旅瑣瑣者其志量局促亦已窮矣所以來人之輕侮而取災也按旅之致窮不在位之卑下而在志之猥瑣舜之陶漁尹之鼎俎説之版築鬲之魚鹽聖賢未遇之時未甞不親瑣事顧志趣超然物自不得而累之初之位與志皆極瑣陋故窮而致災如此君子所以惡居下流也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

也

此一爻是言處旅之最善者也即謂安次謂舍周公繫旅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與物無忤而處置得宜以是處旅有無往而不吉者故次者旅之居二則即次而有以安其身資者旅之用二則懷資而有以裕其用童僕旅之服役者二則得僕之貞信爲能無欺而有所賴藉葢旅中之善要不出此三事惟其德全故旅中之所當得者皆無不備耳孔子釋二象曰當

旅之時不能無賴乎童僕之用亦不能免乎童僕之欺使不得其人則即次不安而居亦難保矣今得童僕之貞則無欺有賴而可以無患是以終无所尤也

按天下無事不藉乎人而當旅之時得人為尤急苟能得人則身不勞而勢不孤所以保其居而裕其資者皆有賴矣然惟御下有方仁足以育義足以正衆自樂而從之故曰水就乎下人就乎善豈不信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

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此一爻是為過剛而失處旅之道者警也周公繫旅三爻曰處旅之道貴於柔順謙下今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驕亢自高而御下寡恩鮮有不困於旅者矣故以此處人則人莫之與如楚其次而失其所安以此處下則下皆不從為喪其童僕而一無所賴夫所居既無爰處之安而在下復有叛離之患雖九三之心初未嘗不正然能免於失依寡助之厲乎孔子

釋三象曰旅而焚次則身失其所安亦已傷矣况又喪其童僕乎夫當旅之時童僕乃其所藉賴者乃過髙自亢而失其心何以致其服從而樂為我用乎其義必至於喪也按三與二正相反觀二之所以得則知三之所以失矣夫居剛用剛在平居猶不可况羇旅之時乎若三貞可為過剛無徒者以此接物而御衆安往而不致困窮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

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此一爻是言處旅者身雖安而志未得也資謂資身之財斧謂防身之器周公繫旅四爻曰九四以剛居柔是能用柔而下人者故於人無所忤於事無所拂以此處旅雖未獲即次之安然旅其所可旅之處是已得所歸而安矣雖未能懷資而裕然既得資則足以自利得斧則足以自防矣但在上之五非陽剛之與在下之初惟陰柔之應則所處非久安之地所與

非可仗之人何能伸其才而遂其志乎故雖有旅處資斧之善而心終有所不快也孔子釋四象曰旅貴於行處而不行非旅之亨矣所謂旅於處者九四以陽居陰非其正位故處而不能行也上無同德之助下無可援之人豈能盡如吾意哉故雖得資斧足以自利而自防然其心終有所未快也按四以近君為當位獨旅之六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得位而心有不快蓋士君子本以得志行道為願當旅之時豈肯

以茍安自便而遂已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此一爻是言得遇其主而名獲顯也雉文明之象命名也周公繫旅五爻曰六五為離之主本體柔順其德文明而又得中道者也以羇旅之人觀光上國不免道途之費如射雉者亦未免於亡矢也然身名由此顯終克以譽命傳之無窮則所喪者少而所得者多矣孔子釋五象曰終以譽命者以其有文明之德

而為命世之才則出其學術抱負以達於君而名譽升聞於上也按此卦六五爻辭所以不取君象者以天子四海為家無旅故也故變其例以旅人之觀光者當之然即以在上者言因其德之柔順文明而來四方之士未始不可取象於君也可見變易之中而有不變易者存易無典要殆謂是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此一爻是為過剛而失所居者警也旅人指上九周公繫旅上爻曰上九過剛處旅之上是驕亢自高而卒無所依夫自高而失其所依如鳥以巢為居而見焚則不得所安矣其在旅人始焉鳴豫自適而驕樂於未焚之先終焉後事興嗟而悲號於既焚之後旅之極困者也所以致此者由其過剛處旅之上當離之極自驕以乖和順之德如牛為柔順之物而忽然失之似喪牛于易者然焚號之凶其能免乎孔子釋

上象曰當旅之時惟謙順可以自安上九處旅時而好高自上必不見容於人以義揆之自應巢焚而失所安也又言喪牛于易者由其驕氣方盛故失其柔順之德而不自聞知也使其早能覺悟亦何至於焚號乎按旅之時宜用柔不宜用剛故三陽皆為不利九四之不快不及乎中也九三之焚次上九之號咷過乎中也不及雖未免於弗振而過剛必至於摧折益天下志驕氣溢之人但知取快目前而不悟後患

之至凡事皆然豈獨處旅之道哉

䷸巽下巽上

巽以順乎人情如風之動風無微而不入以為天之號令故有風以先之復有風以隨之上巽以象君之出命下巽以象民之從命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為重葢巽本取柔之卑伏然當巽之時陽亦用巽道以懷服乎下故史巫紛若先庚後庚皆有丁寧詳審之意焉總之巽之為卦以

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與上則中位俱失唯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所以吉無不利而為申命之主葢陰始生而陽順之二五其最近者也剛而有巽義所謂剛巽乎中正也二五據用事之地而初四處其下無違乎教命所謂柔皆順乎剛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此卦上下皆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象為風其

性能巽以入故名為巽卦辭言人有所為自用則小而資人則大也文王繫巽彖辭曰凡天下之事陽剛有任事之力陰柔無幹理之才此卦以陰為主才力不足未克大有所為僅可以小亨耳幸能以陰從陽則巳於人無所拂人於巳有所資事可立功可成而利有攸往也然必所從者為陽剛中正之大人乃為得其正而有利見之益可不慎歟按八卦之重上經先乾次坤先坎次離下經先震艮次巽兊皆崇陽也

巽次旅旅曰小亨離之一陰順乎上下之二陽也巽曰小亨巽之一陰上從乎二五之陽也從陽則利不從陽則不利可見陽為貴而陰為賤矣聖人示陰以從陽之利正欲其安為賤之分也哉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此彖傳是釋巽彖辭以明剛柔有相資之義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指初六六四孔子釋巽彖

辭曰此卦上下皆巽是重巽也巽之義為入重巽則深入之至矣夫人君之入人莫重乎命令巽則人君所以施命而告四方者不厭反覆丁寧之詳有以直入乎人之隐此重巽乃為申命也卦辭言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者葢以卦體之九五言之天下剛者恒不能巽順九五剛也而巽入乎中正之德是為上者剛足以斷執而出之以中施之以正則以一人之中而使天下之不中者歸於中以一人之正而使天

下之不正者歸於正以此建中於民表正於世而為所欲為則志無不行矣又以卦體之初六六四言之天下柔者多不能自振今以初之柔而順二之剛四之柔而順五之剛則柔得剛以為助不徒一於巽順而可以奮發有為矣夫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而利有攸往然有五之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則又為大人之象而利見大人也按剛柔不可獨用亦不可偏廢一於剛而不得其中則必至暴戾而無以宜衆一於

柔而失陽之助則必至退怯而不能自行夫惟剛柔交濟則不競不絿無所施而不當矣若徒以一陰潛伏之為巽而不知初四有順乎陽剛之象五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豈可得而見耶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巽之象而有深入民心之政也隨相繼之義孔子釋巽象曰風本善入之物風行相繼則無物不入巽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訓示萬民

而命令不詳無以入斯民之志凡事關紀綱法度之大禮樂刑政之重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必以其所行之事先為申其命令致丁寧反覆之詳使自近及遠無不曉然於上之意指然後從而行其所命之事焉自有以深喻乎民而無不遍矣按人君出政必有命令以布之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盡此何心哉無非欲通上下之情而始不至扞格耳茍無真實之心而徒鋪張於誥戒之煩則元朔之詔不能回廉

恥之風建中之詔不能戢强藩之弊雖申命何益耶此大哉之言必本於一哉之心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此一爻是言初之無斷而示以矯偏之道也進退謂不果周公繫巽初爻曰初六以陰居下為巽之主是卑巽之過一於柔懦者也於是凡事之來皆退怯而不敢為當行復止方進復退為進退不果之象夫天

下之事惟斷乃成退怯如此曷克有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振其懦而作其氣出其果斷以濟巽之所不及則自不安於退而能遂其進矣何利如之孔子釋初象曰天下事之行止皆由於志初六之志有所疑而不決故欲進而不果於進也又曰利武人之貞者葢人之志治則決亂則疑苟能先治其志而有一定之主尚何進退不果之足患哉按人之氣質必有所偏惟能力矯其偏斯為善變化夫氣質洪範三德正

直而外高明者則用柔克沈潛者則用剛克初之柔弱不振所謂當以剛克治之者也聖賢敎人之法帝王治世之權皆不外乎此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此一爻是言二能卑巽以達其誠也牀下謂卑者所處古者尊者坐於牀卑者拜於牀下也史職卜筮巫主禱祠皆通誠意於神明者周公繫巽二爻曰二以

陽處陰既不敢自安而居下得中又不為已甚故能順以自持行過乎恭矣然由實意以達外初非流於諂也卑以自牧事過乎謙矣然本至誠以發越又非失之媚也猶巽在床下而用史巫丁寧煩悉其辭以道達於神明之前此為善用其巽者也如是則克盡事上之道而收格君之功吉而无咎又何疑焉孔子釋二象曰二之用史巫紛若而乃得吉者何哉以二居下體之中為得中道小心而不失於卑諂巽順而

不同於取容此所以為吉也按下之事上固貴乎柔巽然必有至誠以將之所謂敬發乎中不以迹而以心也勿欺矢於靖獻之先納牖出於積中之素則將順其美固見夫恪恭而匡救其失彌形夫忠愛唐太宗謂魏徵人皆言其踈慢朕獨覺其嫵媚誠有以也夫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此一爻是言不恒其巽者有取辱之道也周公繫巽

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既非下人之資居下之上又挾上人之勢本非能巽者也其巽也特勉為之耳夫勉為之者雖可强飾於一時而不能堅持於永久為頻巽而頻失之象如是則終歸於不巽而以謟損不亦吝乎孔子釋三象曰巽本不可以偽為九三之巽非出於中心雖强以欺人而故態復發自不可掩則終不足以欺之矣其志不已窮哉按天下之理誠則可久不誠則不可久若勉為巽而不出於誠是欲

以聲音笑貌襲而取之者也自以為其術甚工而其患卒不免於窮作偽心勞日拙亦何益之有哉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此一爻是言能下人者來多助之益也田謂田獵三品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周公繫巽四爻曰六四陰柔無應是既不得在巳之力而復不得在人之力者况上之所承為五下之所乘為三又皆陽剛而非陰柔所能處似不免於悔矣然其用柔能下秉

謙恭以接物本和易以近人故所承與乘之陽剛非獨不之侵反為之助而悔可亡且不獨僅有所獲而已賢才彚集共効協贊之功群策畢收咸獻匡勷之益殆如田獵所獲之多足以備三品之用也孔子釋四象曰田獲三品則所獲者為已多矣四謙以下人而人為我助則凡事無不得其所求者故不但無悔而實有功也按人之不肯下賢總欲功必自已出耳不知能虛懷下人收天下之賢豪以為國用則天下

之功皆其功也此其理尤為人臣者所當知故曰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事君以身者勞而寡效事君以人者逸而多獲此之謂矣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此一爻是言貴更新以善治也庚更也先庚三日謂丁後庚三日謂癸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周公繫巽五爻曰五居巽體恐其

承前人之積弊未免有苟且偷安之意宜有悔矣然
幸有陽剛中正之德終能奮勵改圖則有貞而吉可
無巽懦之失是得亡其悔而无不利也夫始之有悔
是无初也亡其悔則有終矣此皆改圖之善也然當
其時必丁寧於未變之前而熟思審處務為先事之
防使吾之所為者果皆盡善之規然後從而變之又
必揆度於既變之後而逺慮深謀求為善後之策使
吾之所為者果皆經久之圖然後從而安之如是則

所草皆當人皆信從世為法則而得吉矣孔子釋五
象曰五之所以得吉者以其所居得陽位之正而居
卦之中有此中正之德則意見不偏施為允協所以
丁寧而揆度者莫非本此德以行之故貞而吉也苟
無其德安能善變而得吉乎按蠱言先甲後甲巽言
先庚後庚葢甲者十干之首事之造端也蠱之敗壞
已極故以造事言之而取諸甲庚者十干之過中事
之當更者也巽之積弊漸萌故以更事言之而取諸

庚此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此一爻是為過巽而無斷者警也喪其資斧失剛斷之象正必也周公繫巽上爻曰上九處巽之極巽不以正而失其陽剛之德象為巽在床下而過於卑巽以至懦而不立威斷絶無如喪其資斧者然縱使施於當巽之地而柔弱無以自振遂致取人之侮雖得

其貞安能免於凶乎孔子釋上象曰巽在牀下者言上居巽之極尊以巽順為心其巽至於已甚而窮也喪其資斧者過巽則失其剛斷自然取辱而招悔有可必其凶者矣按上九巽在牀下與九二之取象同而有吉凶之異者蓋九二巽在牀下而用史巫紛若則為過而不過所謂不至已甚者也故達其孚誠而得吉此爻巽在牀下而喪其資斧則為巽之太過而失其陽剛之德矣故流於卑諂而獲凶學易者其可

不知所以自處乎

☱☱ 兌下兌上

取坎水而塞其下流為兌澤澤有喜氣洋溢之象又一陰進乎二陽之上為氣之舒散乎外者故近乎說然說之為道苟不以正則流為邪媚故彖戒以貞而爻貴夫剛焉葢說之易涉於不正者病在柔外而說之所以得其正者實本剛中三與上為柔外故能說二與五為剛中故能利貞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

來而求陽之説其惡易見故本爻凶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引而致陽之説其情難測故比爻尤不可以不戒六畫唯初有廓然大公和而不同之象為得説之正而已按聖人於三女之卦多以貞戒之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葢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故皆以正言也

兌亨利貞

此卦上下皆兌一陰進於二陽之上非其所望喜見

乎外故名為兌卦辭言說當出於正而不可妄說也文王繫兌彖辭曰卦體剛中而柔外人誠能以剛中之正說人則人情無不樂吾之可親上感下應懽忭交通而自亨夫說固有亨道非道求說又在所當戒故必其所說者一出於天理人心之正而無邪佞柔媚之私乃為利也按說有亨道而必利於貞者是因其所不足而戒之之辭也此王道之熙皥所以異於霸者之驩虞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彖傳是釋兌彖辭而極言其說道之大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孔子釋兌彖辭曰卦名兌者以一陰進於二陽之上喜見乎外有和說之義故名兌也夫說固有亨道矣而又利貞者何哉葢以卦體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剛中固無不正而柔外似

有不正之嫌故必其所說者出於義理而無妄說之私則所說得其正乃為利耳夫其所以利於貞者推而極之天人之大亦總不外此正而已矣葢說而既得其正則上合天理可以順天而不悖下契人心可以應人而不違由是本此說道之正而率民以趨事則民皆樂於効力而忘其勞率民以犯難則民皆急於向義而忘其死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之所惡今乃忘其勞忘其死豈人之情也哉不知說以

先民則勞之正所以逸之說以犯難則生之所以為仁殺之亦所以為仁也豈非說道之大自能使民勸勉矣哉按說之大者以其正也正則民勸而其說乃大如大禹之治水八載周公之東征三年可為忘勞忘死之驗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兌象而得互相滋益之道也麗附麗也孔子釋兌象曰凡天下之不相說者多由於

不相同兩澤相麗彼此相資是雖無情之物而同氣相求同類相益寔有相説之義兌之象也君子體之而以朋友講習焉葢徒講不習則中無實得徒習不講則開悟無從於是論説以講之於先體驗以習之於後則究其理而所知者益精踐其事而所能者益固相説之益莫有加於此者矣按習者服習其事而朋友則所以講明其義也其義既明至於踐行其事則非朋友所能用力矣故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此一爻是言說人者當出於正也周公繫兌初爻曰初九以陽居卦下而無應夫陽剛則不失於柔媚處下則不失於上求無應則又不失於私係是其所說者出乎性情之中正而於天理無所乖於人情無所拂如是則其所說者無偏黨之私而得其正矣何吉如之孔子釋初象曰凡說人者於理未順則所行不正而有可疑矣和兌而得吉者其所行皆本誠恭以

待物而無偏私之可疑也使其不正則有所疑矣安得為和哉按和之與同有異初處說體之下得陽剛之正是說而不流於邪者故為和而得吉耳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此一爻是言說人之出於誠也周公繫兌二爻曰九二以陽居陰似不足以取信於人所行有悔矣然以其有剛中之德則所說一本由衷之誠而非偽為於外者以孚而說則上焉得君下焉得民內焉順親外

焉信友孚誠所感未有不動者也是雖有可悔之事而亦不見其為悔矣故得吉而悔亡也孔子釋二象曰說而不出於孚則其志不誠矣所謂孚兌之吉者由二之孚信一出於誠實之志而無少偽妄所以孚兌而得吉也按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乃天下視其所說以為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為說媚之所惑矣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為阿諛而求說者警也來兌謂來就二陽以求說周公繫兌三爻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是說之妄者也又為兌主則深於說者矣夫位居下體則所說者宜在上乃上無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初之剛正二之剛中三雖求說而不能得其說欲說人而人不我與則淪於污賤而可恥矣其能免於凶乎孔子釋三象曰三之來兌而凶者蓋以陰柔不中正德不足以自守甘於妄說而人莫之與所以無往

而不凶也按說貴出於正三以陰柔之質而說不以正夫非正而求說則為邪佞之徒矣其得凶也所謂名實交喪者耳不亦可以為媚悅求容者之大戒乎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去邪從正者當決其志於一也商兌謂商度所說周公繫兌四爻曰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將欲說五則三乃情之所係將欲說三則五乃理所當從君子小人之間度量而擇所

從未能自定為商兌未寧之象當此之時正天理人欲公私之界不可不審所從也幸四質本陽剛則陰柔原非其類為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是始雖疑而終則斷也去邪從正不亦深可喜乎孔子釋四象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故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使一牽於柔則將淪胥而為小人之歸矣今九四能介然守正而疾邪則有以保其名位而不墜其風節將得君行道福澤及物是不但

有喜而實有慶也按大臣處近君之位貴絶私黨以奉公使不審所從而輕為親比則奔走於下而求説者必多倖進之門矣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正所以開示正道而隄防其邪心也然正人之謇諤雖君子亦憚其過剛宵小之柔邪即賢者亦樂其易近是以尤貴有知人之明而嚴辨之於早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

此一爻是為人君惑於小人者戒也剝以陰消陽也

指上六而言周公繫兌五爻曰上六陰柔小人為說之主而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當說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之小人狃於所說而相信之是孚於剝也夫陰柔小人內則蠱壞人之心術外則虧喪人之行業信非其人則有危道矣孔子釋五象曰九五孚於剝者以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自恃可以去小人謂其不能為吾害也乃反為小人所惑受其剝而不自知非五傷於所恃乎按說之惑

人易於相得不知其感之者將以剥之也故以虞帝之聖而畏巧言令色豈非説之易入而深可懼乎聖人以孚剥言之所以戒輕信之失者切矣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之説不以正也引謂引下二陽周公繫兑上爻曰上六以陰柔成説之主而居説之極是所務專在於説人也故引下二陽相與為説在人之從不從固未可必而彼之性質柔媚其欲致人昵

已者則如此耳孔子釋上象曰凡說之出於正者其心必正大而光明上六引人以爲說是其心之所存私而不公邪而不正其心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若本剛正剛中以爲說其心迹人得而共見之矣按以動而求陽之說其惡易見以靜而誘陽之說其情難知此引兌之所以未光也

☵☴ 坎下巽上

坎水在兌澤之上則爲澤所節止坎水在巽風之下

則為風所離散故曰渙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以風行水故通之極而至於渙散二四為成卦之主下卦本坤剛來居二不為陰柔所困上卦本乾六四以柔居柔得位之正不應初而上同於五剛不為柔困柔不與剛忤剛柔相得渙之所以能亨也以六爻言唯剛柔上下相合而不散者為能拯渙初柔而二剛二附就初在下相合以任拯渙之責故初馬壯吉而二奔机得願也五剛而四柔四上同五在上相

合以成濟渙之功故四渙群元吉而五渙汗无咎也此皆協力以拯渙者至三上居相應之位以遠而不相及故三則但能渙其躬之難而无悔上則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坎下巽上風行水上有離披解散之象故名為渙卦辭是言人君濟渙之道也渙散也假至也文王繫渙彖辭曰卦以巽風而行坎水之上水遇風則渙

散渙之象也夫渙則人心已散若難以得亨者幸卦變自漸而來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是有可據之勢既有其才復有其輔則渙有必濟之理而可亨夫時當渙散是天下之渙皆在所當聚而自王者言之則當先其大者也葢渙之時以九廟則震驚王者當假廟享以聚祖考之精神而使神靈之已渙者復安以世道則潰亂卦則木在水上而能涉川王者當拯危濟險以展才略於天

下而使民心之已渙者復合凡此皆治渙之道也然假廟而不以正是媚神也故假廟則必尊祖敬宗而不敢為邀福之祀涉川而不以正是行險也故涉川則必順天應人而不敢為僥倖之謀二者皆正乃為利耳茍或不然則神不歆而人不與渙何由而得亨乎按渙兼二義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文則全以渙為美事各有不同不可以一例觀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此象傳是釋渙彖辭以明渙之所以得亨也剛來謂九居二柔得位謂六居三外謂外卦上同謂三上同乎四孔子釋渙彖辭曰時當渙散不易得亨卦名渙而辭即繫以亨者何哉蓋當渙時非據可為之地與能為之才而復得人之助皆不足以濟渙也今卦變自漸而來九來居二而得中則得其所安之地是山

河險固可為據守之資形勢利便可施攻取之計所以濟渙者有其地矣六本柔也乃往居三得九之位是本之以寛仁濟之以雄斷則恩足以結人心而威足以禦强敵所以濟渙者有其才矣又三與四皆陰乃三上同於六四當國步艱難而得朋以助則戮力同事可以扶危定傾而收再造之功名所以濟渙者又有其助矣是以不終於渙而可亨也辭云王假有廟者非徒為觀美而已也葢當渙時祖考之精神散

失王者乃聚一已之精神至於宗廟之中上以揚謨烈之盛下以作臣民之心則對越如在而祖考之精神有所憑依而不至於散越矣辭謂利涉大川者非倖致也葢渙之時非救時之才不能有濟卦象乘巽木於坎水之上則以經綸幹理之才為澄清天下之略有以成濟渙之功也按渙為險難之時非形勢才力之兼善則不能以有濟而又必假廟以收人心之散必涉川以拯天下之難渙之得亨豈易言哉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此象傳是明先王以仁孝而得濟渙之道也孔子釋渙象曰風行水上渙散之象也當渙之時郊廟之禮廢上帝祖宗幾於無主使無以合之將終於渙散而不聚矣先王享帝于郊以明父天母地之禮而上帝之精神散於清虛之表者乃萃於郊祀之餘矣立廟於國以報祖功宗德之隆而祖考之精神散於杳冥之中者乃聚於廟祭之時矣夫享帝以明有尊而人

皆知尊尊之義立廟以明有親而人皆知親親之義仁孝兼至而誠無不通幽無不格此治渙之大者也按渙之象因人各有心不相聯屬貫通而天下之勢遂至乖離必有所以鼓動感孚之使歸於一則渙者不求而自合故敬天尊祖自展仁孝之思而天下之心已知天神無二主不敢以下而犯上知人物無二本不敢背死而忘生聯屬人心莫切於此武王克商至豐祀於周廟越三日柴望大告武成而光武初營

洛陽即立郊社宗廟豈曰神道設教而已哉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資有才者以成濟渙之功也拯救也順謂順從九二周公繫渙初爻曰初六居渙之初是渙之始也當始渙而拯之其為力猶易况初以柔而居九二之下若藉九二剛中之力以拯之則資其雄斷之略賴其英武之謀是拯難而得馬之壯也夫拯之於初為力既易得人之助功復易成如是而往

則渙可濟而吉矣孔子釋初象曰初六陰柔本非濟渙之才而乃得吉者何哉以九二陽剛之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初能順而從之則藉其力而資其用所以能成濟渙之功而吉也按五爻皆言渙而初獨不言者以救之尚早可以不至於渙耳然當渙之方萌而泄泄然因循玩愒且不能虛巳推賢資天下之豪傑以共濟艱難則必至於渙散而拯之為難矣圖事者所以貴知幾之識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此一爻是為當渙而得所藉以成功者幸也机謂人所凴以為安者周公繫渙二爻曰九二當渙之時失其所居本不足以濟渙者夫渙而不能濟則有悔矣然當渙時二為得中之地若能速來居此是離散之時失其故居而得善地以自處則進戰退守皆有所據不猶人當渙奔之時得其机而可凴之以為安乎向者失其所居之悔可亡矣孔子釋二象曰渙時皆

有願安之心今渙而奔得其机來就所安而無失其故居之苦則有以得其所願矣按九二剛自外來有奔象雖有二陰阻隔不為遲疑且動乎險中不窮於險故能據上游以成控制之勢如蕭何之取漢中鄧禹之據南陽資其險要而沈幾觀變以漸圖興復則混一有其基非徒以目前之得所安為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忘身以濟渙也外指天下而言周

公繫渙三爻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本有自便自利之私者宜有悔矣幸居得陽位則志在濟時爲能以天下爲已責而汲汲謀所以濟之凡一身之利害得喪俱不暇計有渙其躬之象夫爲身謀而不顧天下者其心必有所不安今乃忘身以急國難渙之濟否雖未可必而舉動光明何悔之有孔子釋三象曰人臣報主念殷其立志在天下則爲人之念重而爲已之意輕矣所以能忘身而濟渙也按人之所以膠執

而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能釋然散其有我之私故能出險而濟渙使人臣私有未忘而欲求渙之濟其可得乎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此一爻是言大臣能渙小人之私群而成天下之公道也群謂私黨丘謂丘陵夷平常也周公繫渙四爻曰六四居陰得正上承九五是輔君以濟渙者也夫

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締其私交而不能混一今四下無應與是能渙小人之私群而成天下之公道洵為大善而吉也夫私黨既散公道自行使所散者聚而盡歸於五而有如丘陵之高是散其小群而成一大群合忠殫慮共濟時艱其功業之盛豈常人思慮之所及哉孔子釋四象曰六四之渙其群元吉者何以得此乎蓋人之植黨者其心多暗昧而不光狹小而不大四散小人之私群以成天下之公道以

其心光大而不自私乃能有此誠非常人思慮之所及矣按六四非陽剛之才似不足當大善之義不知柔順之臣不專其權而杜絶私交以布公道其善固甚大也尹吉甫稱仲山甫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非渙六四之心乎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施令散財而能濟渙也渙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大號謂命令居謂居積周公繫渙

五爻曰當渙之時民心解散凡以情意乖離而恩澤不能下究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如渙之時所宜散者莫大於號令居積之二者散其號令以動天下之心則人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積以濟萬民之命則財散於上民聚於下矣如是則濟渙有道而天下之大勢可合於一何咎之有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不徒渙號且渙王居而无咎者何以得此哉凡濟渙者非有其才雖居尊位而不能渙非

居尊位雖有其才亦欲涣而不能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則有其德而志不限於推行有其位而權不阻於運用是以能公其利而无咎耳使非正位涣何由而濟乎按平天下者必在君臣之合德若三之涣躬四之涣群可謂靖共盈朝矣然天下非無群臣僇力之患所患君意鬱而不宣君澤壅而不下則政令弛而下之心疑封殖固而下之志懈雖群臣協力匡勷而君德未明何以懷徠四海而坐致太平

故濟渙之善策必在正位有德而為發令散財之道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能撥亂而成濟渙之功也血去謂無傷害逖出謂無憂懼周公繫渙上爻曰上九以陽剛而居渙極夫陽剛則有撥亂反正之才渙極又當亂極思治之候以此濟渙必能出乎渙矣故當渙時海內瘡痍皆有傷害之危今禍亂已息為能渙其傷

害而傷害已去且人心驚恐皆有憂懼之思今傾危已安為能渙其憂懼而憂懼已出夫傷害既去而畏懼復忘則出湯火而登之衽席濟渙之功成矣誰得而咎之乎孔子釋上象曰時當渙散不免傷殘憂懼之害今乃渙其血去逖出者葢上九以陽剛居渙之極則危者已安否者已泰能出乎渙而遠於害矣按渙有分裂之象生民之害為大幸上卦已出坎險之外上九又居渙之極去渙愈遠而血去逖出是天心

合而運數可回人事盡而謀猷克展此時之民自無不出險而就安矣可見天下未嘗無艱危之勢全在大臣有匡濟之才如漢之陳平周勃當諸呂擅兵之時唐之李泌陸贄值藩鎮紛爭之日皆能深思遠慮芟除禍亂百姓復安其扶危定傾之功炳在史冊豈非得濟渙之道者哉

☱ 兌下
☵ 坎上

水流無窮而澤有限以有限而蓄乎無窮猶水之在

澤盈則溢而平則容節之象也兊說坎險說過則流險以止之節之義也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自有亨道過而不節非中也節而至於苦人病其難行亦非中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天地之道帝王之治不外乎此矣六爻大抵以當位為善初四五當位者也故初無咎四亨五吉二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當位而亦凶者當節之極處上之窮其義固殊也

又節之六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而无

咎二不出而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三不節而嗟四安節而亨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而甘上過中而苦上反乎五者也善節者虛則蓄之盈則流之其權在澤而其用在水節之時義大矣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此卦兌下坎上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名為節卦辭言節道貴於適中而不可過也節有限而止也文王繫節彖辭曰坎為流水而無窮澤為止水而有限澤

上有水滿則不容有節之象故為節夫節則立身制用各適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自可通行而無敝有不亨乎若過於節則拂情逆性而失其中是為苦節矣不惟處世塞而不通即在巳之所行亦不能以永久豈可固守以為常哉按節者所以適乎中而通行於天下亦天地自然之限制也若流於太過則矯廉以鳴高過潔以絶物如申屠狄陳仲子之流其持身非不正然不近人情鮮合中道不可以言節亦不可

以言亨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彖傳是釋節彖辭而極言節道之大也剛柔分謂陰陽各半剛得中謂二五皆陽當位中正指九五制謂節制度謂法度孔子釋節彖辭曰卦名節而辭繫以亨者何哉夫乾為剛而坤為柔使剛柔偏勝則豐

儉無節矣今以卦之全體言之陰陽各半而無過不及之偏是剛柔均分也以卦之二體言之則二五皆陽剛而居中位是剛得其中也夫剛柔均分則無一偏之患而豐儉皆適其宜剛而得中是本陽剛之正道以為節而節制皆得其中矣此其所以亨也夫節之所以亨以其中也若辭所謂苦節不可貞者則失之於過而不得其中必於天理有所不順人情有所不堪以道揆之必至於窮矣節道過苦則窮而不通

固理勢之所必至若節之所以通而不窮者蓋以卦
德為說以行險夫人於所說而不知止則易至於流
若見險難而思止則其進有節而不至於流矣節之
義也卦體九五當位以主節於上其所節者又皆中
正而無過奢過嗇之患可以通之天下而無阻此節
所以為善而無不亨也若推極而言之天地之道陰
極陽生陽極陰生寒暑往來氣序有節而不過故二
分二至四序不差而歲功於是乎成矣使天地不節

四時不且失其序乎人君以節而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既無過取亦無泛用有損已益人之實而無剝下奉上之為故無濫用而不至於傷財自無横征而不至於害民矣使人君無節則侈肆所致有不傷財害民乎凡此皆節道之通而不窮也按天地節而四時成王者節而天下富自古開財之源不若節財之流文景之節儉不勝武帝之黷武窮兵隋文之節儉不勝煬帝之窮奢極欲天下之治亂安危實係於此故

量入為出不傷財矣取民有制不害民矣聖人之言
眞萬世制用之長策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此象傳是言君子應用立身皆當合乎中正也數謂
多寡之數度謂隆殺之度德謂得於中者行謂發於
外者孔子釋節象曰澤上有水水之所止有限節之
象也君子以應用立身皆不可以無節故數有多寡
度有隆殺則為制之而自器用宮室衣服各有定限

而不使之過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則各安其分矣德存於心行見於事則為議之而自出處進退周旋皆為商度以求其中節使其無過亦無不及則各適其宜矣按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賈誼以世侈靡相競欲定經制而令上下各有等差奸人無所幾幸蓋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品節使民截然不可踰者此即禮也至於歷代冠服等威之制雖各有不同要以準於古先聖

王者為宜此尤禮之所最急者然聖人猶以制民之禮為未足必貴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故曰大禮與天地同節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此一爻是言士不妄進而能審所處也户庭户外之庭也周公繫節初爻曰初九陽剛得中居節之初宜出者也然有陽爻蔽塞於前而所應之四又為坎體既遇險難之人則不可以出而有為矣初能抱道自

守不妄出以求仕有不出户庭之象夫當節初即能知止自無枉道辱身之咎矣孔子釋初象曰時有通塞通則當行塞則當止初九之不出户庭知時之塞而未通故不出也使時值其通亦必出而用世矣是初不惟知塞而能知通塞者也豈徒知塞而不知通者哉按處節之道不可膠於一偏葢節而能止者易節而能通者難呂望遇商紂則避北海之濵遇文王則應龍彲之兆是誠能知通塞者也沮溺荷蕢之流

豈可與孔子之仕止久速同日語哉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此一爻是明時有可仕不當以隱為高也門庭門內之庭也極甚也周公繫節二爻曰九二當可行之時乃出潛離隱之地也而失剛不正固自餒於進矣且上無應與又不能以獨進是不仕而以隱為高者為不出門庭之象夫當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則知節而不知通自失可為之機矣不亦凶乎孔子釋二

象曰九二之不出門庭為凶者何哉蓋士君子幼學壯行患不得其時耳今幸有其時乃執迷而不出豈知時通變之士耶其失時甚矣安得而不凶也按不出戸庭不出門庭一也以初則无咎以二則凶者初在卦下為士而二則臣位也處補衮綴績之任而託隱默以求容操決疑定難之權而好遜讓以避怨亦思其所處為何時乎失時之譏所不免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此一爻是為不能知節者警也周公繫節三爻曰六三當節之時本不容不節者以陰柔不中正而居說極則非能節者矣故以之立身則不能守其節而無以自立以之制用則靡費於前必至匱乏於後矣至於傷財敗德形為咨嗟而慨嘆皆其所自致也亦將何所歸咎哉孔子釋三象曰六三之不節而嗟者豈由外致歟蓋既違節道禍必及之其無聊而發為咨嗟實已有以取之耳又將誰咎乎按三本能節者乃

縱欲妄費說極而悲至於無所歸咎則其失已不可追矣故聖人深為致警云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能遵君制而無過也安順而無勉强之謂周公繫節四爻曰九五主節於上六四順正以承之凡立身制用無一不本乎天子之制其為節也出於自然而無所勉强是能安於五之節而守之以為常也成法自式而動無愆違不亦亨乎孔子釋

四象曰安節之亨者九五之所節四皆承順而行之此豈徒安為下之分乎葢九五之節其道為中正以通之道實所當承者四能不作聰明以亂舊章而惟順承其道是以亨也按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又言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凶害於家國流禍於人民葢書之明訓節之道也反是未有不及於敗者安節之所由得亨其深有合於書之義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有中正之德以為節也甘樂易而無艱苦之謂周公繫節五爻曰節道貴乎中正然非操節之權亦不能以其道通於天下而可久九五為節之主而有中正之德其所以為節者無矯情拂衆之為而有善俗宜民之道不傷財不害民節之甘而不苦者也以此為節行之一已而自安通之天下而皆適何吉如之且立法於一時而即可垂範於後世

是不特吉而且往有尚矣孔子釋五象曰德惟中正始能節而不過九五甘節之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在上爻之中是本一中以存心而制作皆極於盡善化行俗美而有以成一世恭儉廉讓之風此節之所以為甘也按節卦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也九五當位之節是節以天下者也夫節天下而使天下共以為甘而不苦眞能得乎節之道矣漢史臣贊文帝苑囿服御無所增益其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皁綈帷

帳無文繡以敦樸為天下先而朱熹亦稱文帝為三代以下恭儉之主豈非節之甘者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此一爻是言節之太過而失其中正也周公繫節上爻曰凡節之道貴於得中上六居節之極是其所以為節者至纖至悉一意求節而失於矯是過於節而為苦節矣夫節而既過雖無越禮犯分之事必有拂情逆性之傷縱使得正其能免於凶乎然禮奢寧儉

雖有悔而終得亡其悔也孔子釋上象曰苦節之貞而不免於凶者何哉葢節之道貴通而不可窮若上之苦節是節而無制不近人情雖可以範一身而不可以治一世或可行之於一時而不可垂之於永久其道必至於窮也按節惟中正所以能通故於三戒其不節於上戒其凶者過猶不及其失均也然苦節之悔則終勝於不節之嗟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四 五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錄舉人臣蔣傳馨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四

䷼ 兌下巽上

中孚之為卦三與四二柔在内為中虚二與五二剛得中為中實中虚則無我中實則無偽唯此心洞然而虚則至誠充然而實矣充然者發於中而孚於外所以為中孚也六爻惟取柔而正剛而中者初九中孚之初上應六四陰陽皆居正位而有六三之陰柔

不正者隔於其中故爻辭設有他之戒九二與五陽剛相應至誠感孚有鶴鳴子和之象三不得位而應亦不正一為説之極一為信之窮於中孚之義無當也六四得位故旡咎九五剛健中正有中孚之實德與二同德相信合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者也上九失位居中孚之極故為貞凶按中孚六爻獨於五言孚葢二五皆中實實則誠誠則未有不孚者而五又為之主則使一卦六爻如一氣然而靡不為之用

者唯九五也他卦二五皆取陰陽相應而中孚則取以剛應剛以知中孚之道不主於情而主於理不孚於外而孚於中一誠相通君臣道合化邦而應天端在於是非他卦應與之比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兌下巽上以全體言為中虛以二體言為中實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信發於中故名中孚卦辭言信能合理所以善用其孚而無不通也豚魚無知

喻難化之人涉川至險喻難濟之事文王繫中孚彖辭曰中孚以孚信在中為義有一心之孚有兩情之孚總之本於在中而發見於外則至誠所感何人不格雖物之冥頑如豚魚之無知亦可感動之而得吉況有知者而有不格乎何事不濟雖事之艱險如大川之難涉亦可濟之而利況平居時而有不濟乎然其所以為孚者一皆本於義理之至正而不為硜硜之小信膠執不通然後信所當信而合於貞焉斯人

無不感事無不濟乃為利耳按聖賢脩身持世莫不以孚信為本原然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恐其不皆出於正也古之聖人至誠感神至於化傲象格有苗經權常變無不各得其至正若後世之君不失虞人之期不廢徙木之賞是信失其正者也此利貞所以善成其孚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説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

此彖傳是釋中孚彖辭備言孚之體用明盡人可以合天也柔在内指三四剛得中指二五乘木舟虚取外實中虚之象孔子釋中孚彖辭曰卦名中孚者以卦體言之三四以柔居一卦之中是中虚也二五以剛居二體之中是中實也中虚而能實虚所以受信實所以為信此孚之存乎己者也以卦德言之下説而上巽説則臣以和衷上感乎君巽則君以虚懐下

應乎臣上下交孚自能化行邦國此孚之及乎人者也而一本於在中之孚中孚之所由名以此其曰豚魚吉者謂信由中出自通於物無不輸誠感化即如豚魚無知之物亦且能及之而吉此孚之驗於物者也曰利涉大川者謂以實體運乎虛中應變無窮如卦象木在水上木體本實而為舟則虛也舟惟虛可以行水心惟虛可以行世何不利涉之有此孚之驗於事者也若是其中孚而猶曰利貞者葢孚命於天

渾然至正若意見未融一徇於人為即非正矣惟孚出於人心之正而合乎天命之本然乃與天相應斯感無不化也按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中孚之理即是天心通於億兆人之心而又通於億兆物之心人惟失此心之本體所以不能通人物之心以應乎天心耳葢天之道孚貞而已故又曰利貞乃應乎天者惟恐擇之不精持之不固或稍涉乎偏私而不合乎天心之正是以丁寧若此此即中庸以人達天之義乎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此象傳見君子好生之心善體中孚之意也孔子釋中孚象曰兌澤之上有巽風澤至實而風至虛風無形而能感澤猶誠無象而能動物中孚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用獄當獄之未成則用議以求其入中之出即獄之既成猶用緩以求其死中之生哀矜惻怛總出於至誠無私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焉此君子為民之意有以深入乎民心上感而

下受亦中孚之義也按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至誠
惻怛之心莫大於好生不殺此即孚以應天之理也
書曰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協中從欲天下之
中孚也後世如唐太宗之縱囚約其自歸以就法雖
未合於純王之道亦必其一時不忍之念有以深入
乎民心此亦可謂得於中孚之義者也三代而下如
太宗者不亦仁民愛物之主哉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此一爻言信得其人當善保其初志以成孚也虞度也燕安也周公繫中孚初爻曰初九陽剛得正與柔正之六四相應此孚之至正而貞者也在初能度其可信與之交而成孚則學業事功觀摩效法有得朋之慶獲所安而吉矣若失其初心而復有他焉是疑信不一舍正而求不正中無定主將無以成孚寧得燕而安乎所當致戒也孔子釋初象曰初九所以虞而得吉者以其當中孚之初剛而得正私情未起從

正之志未為所變也是以得吉若能守正而善保其初斯誠能孚者矣按聖人立敎莫先於辨志志之所向邪正分焉一於正則不正者蔑由進矣惑於不正則正者亦蔑由安矣中孚之初未有所主正辨志之時也其志未變欲其審於始未變而不能保其不變更欲其慎於終閑邪所以存誠要在初之自為審持耳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此一爻見君臣同德相孚其感應出於至誠也鳴鶴指二言子和指五言好爵懿德也靡與縻同猶繫戀也周公繫中孚二爻曰二與五中實相應君臣一德而成孚也二居陰位人臣幽隱之誠本於在中以自鳴其素而為之君者亦以誠信之念不期而孚同聲相應猶鳴鶴在陰而子和之之象所以然者懿德良貴人所同好二既有此懿德不敢自私其所有其致

君忠愛之心出於至誠五亦繫戀之而不能自已故感應之象有若此耳孔子釋二象曰五之應二若其子之和豈有所矯飾於外哉君心所願慕者德也二之鳴既由中而發五之和亦根心而生是誠出於中心之願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按諸爻有應皆有間隔惟二五無間隔乃以同德相孚中虛相感此即盛世君臣同心一德賡歌拜稽於一堂無尊卑濶絶之憂無彼此形骸之隔是以上下交而治道成為有合

於中孚之義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此一爻為信失其正不能自主者戒也得敵指上九之應鼓是鼓舞作事之意周公繫中孚三爻曰六三以柔而不正應上九之剛而不中此居說之極是為無恒彼當信之窮則為太固與之相應實相敵而不相助矣於是或鼓而前或罷而廢見行止之無常或

泣而悲或歌而樂見憂喜之無定則中懷紛擾莫所適從以此圖功立事不亦難乎孔子釋三象曰人心惟中虛以理為主自動靜憂樂各中其節若三之或鼓或罷由陰居陽位處不中正而無中孚自主之德所以臨事無恒動失其度揆厥由來豈徒得敵之咎哉按中孚諸爻各有相信之理而貞不貞則有異六三之得敵不當信而信憧憧往來莫適為主既不能如二五之同心相應又不能如初之虞吉而得所安

此不貞而不可以為信者也然究其故實由巳而不由敵故君子貴克巳之學而無攻人之過斯信所可信而有以成其孚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亾无咎象曰馬匹亾絶類上也

此一爻言大臣當絶私交專心以事上也望是月盈匹配也指初與四應絶類是絶初九上是上從九五周公繫中孚四爻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相得而承寵眷德隆勢盛如月之將盈而幾望也此正羣

心歸附之時猜忌易生四乃柔順自處恪守臣道履
盛而不矜雖與初為應而相匹能奉公事主不樹私
交猶馬之相匹而亾其匹也若是則精白一心而無
罔上行私之咎矣孔子釋四象曰古純臣公爾忘私
未有一心為私一心為公者四所為馬匹亾者四與
初為類而四必絶其私與惟克盡其誠專心上事於
五所以无咎也按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
黨正與不正各有其類同道為朋者其意主於為國

家同利為黨者其意專於為一已昔歐陽脩謂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可治是在人主熟察而明斷之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此一爻見君臣相信之深能以一德成天下之孚也攣固結也周公繫中孚五爻曰九五中實而居尊為孚之主下應九二之賢亦中實而相輔君臣同德和之以中心縻之以好爵相信之深有猜疑所不能間

譏忌所莫能離者自然固結而不可解為有孚攣如之象如是則上下交而孚乃化邦正在此矣何咎之有孔子釋五象曰五之有孚何以有攣如之固以五德稱其位而為中孚之主則位正且德以位顯而成天下之化則位又當故也使居至尊之位而無中正之德雖當而不正何能一德相孚而化及於天下乎此攣如之義益有取也按中孚諸爻不言孚惟九五獨言有孚者益五以中孚之實成化邦之功由竭誠

信賢相與經綸密勿國家恃以治安非推心置腹之誠始終無間殆未易言孿如之義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此一爻言處孚之窮為信非所信者戒也翰是羽翰音言鷄鳴必振其羽也周公繫中孚上爻曰天下事理當與時勢變通方能善用其信而無窒礙難行之患上九居中孚之極徇偏執之見乏融通之識不度可否順逆固守其信而必欲行之猶翰音本非登天

之物而强欲登于天非貞而自以為貞則必違時拂勢而取凶矣孔子釋上象曰孚信所以可久者惟能通其變而不窮也今翰音登于天登非所登猶信非所信不知變通至於窮極而立見其敗尚何長久之可望哉按中孚之道有常有變初爻宜守常而惟恐其變虞之所以得吉上爻宜通變而固執其常貞之所以得凶夫貞何以凶也宋襄之行仁適足以取敗荀息之死難無補於格君拘一時之小信而不通古

今之大義識者譏之所謂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非

凶之道乎

䷽ 艮下震上

小過四陰二陽陰過之卦易貴陽賤陰二陰函四陽為大過四陰函二陽為小過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其勢進而有為故有攸往之象小過陰過陰柔居中陽剛失位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利在居貞而已夫處小過之時貴於辭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此二五所以得

柔中之應而三四不當位以陽剛處之惟在慎防以免患也初六陰之始進上六陰過之極以小才而有躁動之失不能下而上至於亢極宜其凶災之洊至矣君子惟謹其在我之所得為者於尋常之事過於周防而不敢為非分之舉此所謂過以得中也方諸箕子之明夷文王之用晦其得小過之義者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卦艮下震上卦中四陰二陽陽為大陰為小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故名小過卦辭言處小過之道當安分以守正也飛鳥遺音是輕舉留音無甚大過之象文王繫小過彖辭曰小過以陰過乎陽為義其在人也才不足而守有餘就其作為於人無所逆於事無所拂有可以得亨者然必不自恃其可亨惟安守分義不失當然之貞乃為利耳其利貞何如如尋常之事無甚艱虞吾之才分所能為而量力為之則可如

事關國家舉動非常吾之才分所不能為而強為之則不可即所謂小事亦須收斂退讓不居亢而居卑若飛鳥遺音下而不上者然益不宜誇張而凌上但宜謙抑而處下也凡此皆小過之貞可長保其亨而大吉矣按易止陰陽二義陽過乎陰為大過陰過乎陽為小過易於大過許其利往然剛中而必巽悅乃亨以小心用其大才斯無不亨也況處小過者乎陰柔過勝才小而心愈欲小故亨必利貞不貞則不亨

也若力小而任大德薄而上人未有不失其貞而獲戾者聖人致戒於陰之過深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此彖傳是釋小過彖辭言因時而不失其正處小過之要道也柔得中指二五剛失位指三四孔子釋小

過彖辭曰卦名小過以卦體隂過於陽是小者過也以義言之小心過甚無輕舉妄動之失即可以是而得亨也然必利於貞者以小過之時必量力安分謹密周畏之獨至與時偕行始得貞而為利也時行何如以二五爻言之柔而得中柔非幹理之才本不足以任事幸其得中則善用其柔不至於因循廢棄尚可以處小事勝任而得吉也以三四爻言之剛失位而不中剛固有圖大之才但失位則無權不中則累

德不能善用其剛而鮮弘濟時艱之畧安可任大事而有為乎且以卦體言之內實外虛有飛鳥之象有其象則當思其義卦辭所謂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者正以小過之時若處於驕亢而有上人之心則拂於時為逆安於卑遜而有下人之心則協於時為順惟上逆而下順所以不宜上宜下必與時行之為貞也能與時行有不得耳而吉者乎按小過利貞而釋之曰與時行者葢違時則中者亦過適時則過

者乃中故可小而不可大宜下而不宜上此即君子時中之學乎若小人者不安於小而妄欲居上所謂無忌憚而反中庸者是也聖人於小過之時丁寧反覆所以勉君子而警小人無所不至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此象傳言君子體小過之義善用其過而趨於正也

孔子釋小過象曰山上有雷聲離於地而未升於天

小過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時當小過豈能居高圖大務為驚世駭俗之事就一身之中日用常行無關於天下國家者皆小也皆其可以過者也如行已易傲寧過乎恭而但不至於足恭居喪多易寧過乎哀而但不至於滅性制用患奢寧過乎儉而但不至於失禮此皆小事而宜下總見慎小之意多而張大之心少是過得其正而不為過矣按時當小過世道日漓所貴補偏救弊矯不正以歸於正此恭哀儉三者有

舉趾高之莫敖正考父矯之以傴僂有短喪之宰予高柴矯之以泣血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晏子矯之以敝裘所以勵人心而維風俗有所為而為之其亦因時制宜善體小過之義乎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此一爻為舉動躁妄不宜上而上者示戒也以凶謂以飛致凶也周公繫小過初爻曰小過之時凡事宜收斂處下初六陰柔上應九四以躁易之性喜應助

之力志滿氣揚不安於下欲進而妄邀非分震動一時如飛鳥然鳥本在下飛則上而不下違時逆理以此招尤取敗凶所自致不亦宜乎孔子釋初象曰凡人凶害未有不可救止者如初六不安其分居下而欲上憑勢作威孽自已作凶之至也莫可救解亦無如之何矣此聖人致戒之深謂其宜下反上不能處小過而貞也按叔季之世小人憑藉聲援得時用事相與傾危國家逮天下既被其患而身家之禍敗亦

隨之此初六之凶所以莫可如何也人君知此當制之於始不使勢重難反則可無尾大之憂與凌上之禍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此一爻言純臣守分以事君得小過之貞也三四陽爻皆居二之上有祖之象五陰爻有妣之象相過之謂過凌逼之謂及適相當之謂遇周公繫小過二爻

曰六二以柔居中純德之臣也其進而事君循理守分克驕亢之心秉恭順之節過三四而遇六五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以象言之猶過其祖遇其妣也如此則不敢凌迫其君居下處順適得為臣之分以義言之是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也不疑不忌何咎之有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不及其君者豈才力有不足乎人臣之分固不可稍過乎君臣而過君小則專恣而不敬大則僭越而不忠有斷斷不可者惟不

可過所以不及二之能免於咎者其以此歟按司馬光曰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王風既降君弱臣强如魯三家晉六卿之類蔑棄名分駸駸乎有及其君之勢罪莫大焉聖人於小過二爻特申之以大義曰臣不可過所以立綱常之準為萬世之防其猶春秋尊王之義乎知其不可過而不過此六二之柔中為能恪守臣道而不失其貞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此一爻見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為之慮也周公
繫小過三爻曰凡事不可太過獨防小人之心不可
不過九三以陽剛之德失位不中時當陰過正衆陰
之所欲害者也若自恃其剛逞其才力謂可制之有
餘不深思遠慮過為之防小人從此乘閒而入為所
中傷致有意外之虞大則患及於國小則危及其身
凶可知矣孔子釋三象曰天下事惟有備可以無患

今三無防患之術則戕害之者乘其無備出於意表始既莫知所自來終又莫究所底止其凶之甚也如此防之容可弗過乎從來小人之伺君子常密君子之待小人常踈漢之陳蕃竇武相與協謀剪除羣小惟機事不密反召禍端唐之李德裕君臣契合近倖潛伏不知其志欲求逞一發而遭貶逐此皆弗過防之故也聖人於九三諄諄告戒葢必立身不敗之地然後天下事可有為耳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此一爻言當善用其剛隨時合宜而不失其中也周公繫小過四爻曰九四當過之時剛而不中宜有咎矣然能以剛處柔寧過於柔而為恭弗過於剛而為傲適合乎處過之宜為弗過遇之之象所以无咎者在此若使任剛而往則躁進而任事或疎用壯而去邪過激是過於剛矣故有厲而當戒所以然者亦其

時適當然耳如因戒往厲專於用柔則將柔過而廢矣故又勿用永守以為貞但當斟酌時宜善用其剛以求合乎中則處過之善道也孔子釋四象曰四之弗過遇之者惟其以剛居柔而不當位雖不中可以求中所以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若往厲必戒往則過剛失中終至於敗豈久長之道乎按剛柔貴於得中九四所居之位有中道焉然當羣陰用事以君子處小人之間進而圖功則為所傾陷退而守道亦

不免孤危進退行藏之際岌岌乎難言之矣惟審機觀變動與時行則剛柔並用可以守中而不過此四之所以无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此一爻為居高無助不能有為者戒也在穴陰象指六二已上過上也周公繫小過五爻曰六五以柔而中其才僅可小事乃居尊任大又當陰過之時優柔

寡斷不能大有所為以沛澤於民如雲自西郊雖密而不雨之象是在已固不能為矣為五計者或得剛陽之佐扶持興起代君澤民則不雨者猶可雨也乃弋取者又六二之陰柔以無能之臣輔不振之君安能相助為理以圖天下之事乎孔子釋五象曰密雲不雨之故六五才弱而乃居尊過高不能虛已下賢以求輔則膏澤屯而不下安望其有濟乎所處已上不能有為者也按小過之二象曰臣不可過其在六

五曰巳上是不特臣不可過卽君亦不可過也若君處於太高則上下睽隔必至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逹天下之患莫大於是矣故君道則天而下濟佐理得人則民隱周知而澤可下究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得賢輔佐之義也五之不雨殆可反觀而自見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巳亢也

此一爻明亢非小過之宜極言其凶以示儆也離過之遠也周公繫小過上爻曰上六柔而過中處極過之時又居動體之上凡事率意妄行弗合乎宜違理過常如飛鳥宜下離之而遠去則過高已甚一蹶而不可救矣以此致凶天人交忌災青不期而至皆上所自取非出於不幸也孔子釋上象曰當過之時宜下不宜上者也亢且不可況至於過亢乎上之弗遇過之者由其已亢而不能下所以犯上逆之戒而致

天人之忌凶莫甚於此矣按小過初爻從下而上言凶之始上爻已上而亢言凶之終甚言小人在上乘時負勢釀禍作災不獨凶在一身亦且毒流天下故凡災眚之來如水旱凶荒日食星變山崩地震之類自天降者數猶可逭惟小人之凶孽由人作是謂災眚不可倖而免也聖人言之切慮之深總見處過者任小而不可大居下而不宜上能與時偕行尚何凶之有哉

☵☲ 離下坎上

既濟水火相交各當其用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而卦爻之辭皆有警戒之意正以安不忘危乃持盈經久之至計葢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後也初之曳輪濡尾則可保无咎二五雖相應而不能下交以取益則盛極而衰之漸矣三陽剛而有動衆之慮四居柔以遠患為亟至上六懷亢滿之志有入險之勢載胥及溺既濟可常保乎葢天下之理

時過則衰日盈則昃月盈則虧牙蘖萌生多伏於豐亨豫大之會故天地交而為泰而有无平不陂之占水火交而為既濟而有初吉終亂之戒聖人之垂訓切矣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此卦離下坎上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名既濟卦辭言保濟之道當慎終如始而固守其貞也文王繫既濟彖辭曰既濟以治定功成為

義當斯時也君明臣良同心協力處置咸宜而事無不濟矣但時當既濟則盛極將衰雖處承平之會常有不測之虞其為亨已小豈不可畏保濟者正宜存心戒懼祗畏以敬天省惕以勤民固守其貞方為利耳所以然者當濟之初多以謹畏而得吉及濟之終多以慢易而致亂始憂勤而終逸樂人情類然此保吉弭亂之所以必利於貞乎按水火交而為既濟猶之天地交而成泰也泰極則否既濟之反為未濟益

一治一亂天運之常而所以制其治亂者實由人事也三代以後貞觀之治號稱極盛然魏徵之告太宗莫切於十思十漸不以內外治安為喜而以居安思危為戒其於治亂危微之機慮其不克終者籌之熟矣圖治者所當三致意焉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此彖傳是釋既濟彖辭勉守正而戒止心所以通濟

道之窮也濟下疑脱小字剛正謂初三五柔正謂二四上初吉指六二孔子釋既濟彖辭曰時當既濟治定功成豐亨之盛已過而衰微之兆將開其所為亨亦僅得其小者耳然非守之以貞雖小亨豈易保乎故辭言利貞者卦之六爻初三五以陽居陽是剛得其正而當乎剛之位二四上以陰居陰是柔得其正而當乎柔之位剛柔正而當本位則剛能勵精以圖治而不好大以生事柔能持重以固守而不因循以

滋弊保濟之所貴乎貞也如此其初之得吉以六二當濟之初柔順得中柔則敬慎而不渝中則善用其柔而不過有謹畏之小心無廢弛之失事濟道方興而得吉宜矣至終之所以亂者非終自為亂也當既濟之終人皆有苟且安止之心則始之憂勤漸衰終之怠荒日起將百度俱廢莫可支持亂之所由生也使人無止心亂安從生此濟道之窮人所自取可不以利貞為兢兢乎按既濟之時剛柔各正其位極治

之象也然濟之初吉不取剛正而取柔中何也柔中則持盈戒滿任人守法不事躁妄更張而又非因循而止故事治功成自可久而不亂若止則過柔而非中一切不為有良法而不能守有正人而不知用道窮則亂所當深戒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此象傳見防患不可不豫君子所以善體濟也孔子釋既濟象曰此卦坎水居離火之上水能潤下火能

炎上相交而各得其用既濟之象也君子體之以保濟時方未有患也常恐患生於所忽每隱而不及覺故貴用思思以善其終也又恐患生於所伏一發而不及持故貴用防防以謹其始也徹始徹終反復紬繹既慮其患於未形又嚴其備於未至則雖患至而有弭患之道濟可長保而無虞矣從來國家之患常由於已治已安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古帝王制治保邦未有不深思遠慮防

患於未然如成湯之危懼大禹之克勤是也叔世之君每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救如唐之明皇宋之徽宗是也孰得孰失有國者可不為殷鑒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此一爻見能敬慎於始處於不敗之地也曳輪濡尾皆在下不前之象周公繫既濟初爻曰初九當既濟之初剛而得正剛則有圖濟之才正則又慎重周詳

不敢輕為躁進其任事也重若輿之將進而自曳其輪不輕進也其慮患也深若狐之將涉而先濡其尾不輕涉也當濟之初而謹戒如此則防患豫圖釁隙不生豈有終亂之咎乎孔子釋初象曰車以輪而行能自曳之則不亟行矣今初之任事長慮却顧不急於求進其慎重如此以義度之必不至於顛車覆轍所謂无咎也固宜矣此可見天下事莫不成於持重敗於輕躁當濟之初無大險難其患尚淺防之猶不

可不慎況處遺大投艱之日乎古來英材濟事必以臨深履薄戰兢小心為本才如武侯克任大事其所自明之語不過謹慎而已其不敢輕於求濟乃能有濟也此初之所以无咎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此一爻見守中以待時方成保濟之功也茀婦車之蔽七日得是隂陽之數窮於六七則變而可通也周公繫既濟二爻曰二以中正上應九五之君同德相

濟宜得君行道矣但五當濟之將終未免茍止之心生任賢之意怠臣不得君無以行道猶婦喪其茀而失其所行之具也然為二計者中正之道豈容終廢惟待時而動不汲汲於求行久當見用不猶喪茀者勿逐而七日得乎蓋揆之理數終將得君以行道也孔子釋二象曰二之能勿逐而自得豈無故哉以其得中道則濟時之任有舍二不能者數窮理極久而必合所以七日得也又何事於逐而後能得乎從來

濟世之君子懐才抱徳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廢以進退從違之機在我而不在人也故畎畝樂道而任天下之重巖野旁求而成濟川之功下固可以無求於上上且不得不有求於下此主持濟運者尤當下賢禮士用正人以行良法庶可保吉而不至於終亂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此一爻言兵不可輕動當以擇人為要也鬼方北方幽遠小國憊困也周公繫既濟三爻曰三以剛居剛當濟之時與上為應内治將終而或勤於遠畧以誅罰不庭然險陷在前難以驟克有高宗伐鬼方至三年方克之象夫以高宗之賢主伐鬼方之小國勞民動衆遲之又久其用兵之難如此若任用小人輕啓兵端志在逞威挾忿殘民肆欲其患可勝言乎故小人必在所勿用也孔子釋三象曰伐必三年後克者

則師老財匱亦已憊甚也兵可輕舉乎按時當既濟之後承平日久啓多事之端於無事之日舍内治而召外釁皆小人為之也隋末之經畧西域始於裴矩前宋之謀破遼本於安石小人開邊釀亂貽害國家此其較著者矣故曰戎寇之禍遠小人之禍近聖人於用兵之時每戒以小人勿用其在師之上六與既濟之九三具有深意所以為萬世訓豈偶然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此一爻言有備患之具尤當存備患之心也繻當作濡舟漏也袽敝衣所以塞舟之罅漏周公繫既濟四爻曰六四柔而得正當濟之時小心畏懼過於敬慎不恃其久安無事凡所以拯災弭亂之術無不豫備而其心猶不敢自安也每患變生於意外禍發於不虞防之又防如乘舟者慮或罅漏濡濕而豫備衣袽似可無患矣猶恐漏至俄頃而不及覺終日戒懼罔敢稍懈蓋處過中之會恐生茍止之心慎之至也孔

子釋四象曰四之終日戒者豈漫為無益之憂哉其心誠有所疑畏常恐一息不謹禍患旋生雖謀出萬全不敢自信此戒心之無已而深於保濟者也按既濟之世不有外患即有內憂二者皆所當慎防也然內憂之所伏每起於外患之既除若外無釁方敵國之患而內有失人敗度之憂則天下之罅漏莫大於是矣在昔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亾陳而隋自亾惟侈然恣肆苟止偷安不為終日計也是安得不豫

備而切戒之如四之拳拳不已者乎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一爻言處濟者以實不以文方可得時而保吉也東隣陽也指五西隣陰也指二殺牛是盛祭禴是薄祭周公繫既濟五爻曰九五以陽剛中正為濟之主但濟道將終若有一滿假之心未免驕侈易萌文治有餘而實意不足不如二當初吉恪守中正之德文

不足而實有餘足以致濟而輔五之治象如東隣殺牛其祭雖盛反不如西隣禴祭之薄而能實受其福也孔子釋五象曰東隣之盛不如西隣之薄者以其時不同也二當初吉之時不務虛文能乘時圖濟有真實受福之具所以昇平之福方來而未艾也若五當終亂之時過於侈盛安可不防維收斂以保其吉乎按人主當既濟之時坐享盛業惟誠敬之心為祈天永命之本若此心一衰徒事誇張則治功不進而

倦且止矣非所以格天心而膺多福也聖人諄諄垂訓以明濟之時宜畏不宜肆猶祭之時在誠不在物主濟者明於此義可以得時而長保濟矣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此一爻言不能防患以濟險為終亂者致儆也濡首謂首尾俱溺周公繫既濟上爻曰上六居險體之上當既濟之極乃以陰柔處之惟務為因循玩愒偷安委靡不振至於末流將險愈深而亂愈不可治象猶

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身已沈溺其何能濟此正道窮之日危可知也孔子釋上象曰上之濡首而厲者蓋自恃為濟怠心日勝不能思患豫防一旦患至而無其備莫可如何惟有淪胥及溺而已豈能久乎按既濟六爻由離明而入坎險內三爻言已濟之事外三爻言由既濟而開未濟之漸可見保濟之道當安不忘危治益求治乃為長治久安之道也至上六所謂終止則亂天時人事危微絶續之關聖人於此不

言凶而言厲正救時之深意欲人於不可久之中求可久之道也如輪臺之悔過興元之罪己君子猶有取焉然亂至而圖不若未亂而防尤為制治保邦之要道而處既濟之日者亦可有終無亂矣

䷾ 坎下離上

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者何也造化之理無往不復人事之變終則有始既濟則功已畢未濟則事復始有生生之義生生之謂易所以終未濟也為卦下坎

上離水火不交六爻皆不當位故為未濟然剛柔皆相應應則陰陽相助而未濟者終於必濟故彖辭言亨既濟已然之亨也未濟方來之亨也然處未濟者必有進作有為之才慎始持終之力後能濟天下之艱難初六六三二爻皆陰柔失位一處險之初一未離乎險故有凶吝之占九二剛中與五相應為佐濟之才然身在坎中猶必舒徐審慮有待而進九四以剛居柔剛而不輕用其剛征伐鬼方三年而後奏績

益於未濟求濟若斯之難也六五離明之主以文明之盛而養之以晦以精斷之智而運之以柔方且虛其中以照臨百官堅其誠以信任羣下安得不一掃大難為無難之世一變未濟為既濟之時乎至上九之濡首乃有所陷溺而不能濟者所以於爻終示戒也總之聖賢之處世在既濟之日則無時非未濟之心在未濟之日則無時非欲濟之念乾乾之自强不息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由此道也是故既濟未濟

合而易道終矣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此卦坎下離上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名未濟卦辭言求濟之道當以敬慎持其始終也汔幾也濡尾力竭而不能濟之象文王繫未濟彖辭曰未濟以治功未定為義當斯時也衆心未協人謀未臧事不能遽有所濟然以天運言之終有可濟之理故可以得亨顧所以致亨之道必老成持重

敬始慎終慮出萬全而後克濟如不自度其才力果銳以求進而不謹密以圖成使紀綱稍振法度粗舉即以怠忽乘之若小狐幾濟而濡其尾則事終於不濟尚亦安所利哉按未濟之時大險未過世難方殷其勢非天下之大才不能濟天下之大事是在離明之主慎擇其才而用之使老成練達者倡率於前方可驅策羣力經營遠大若衡量失當誤用小才冒昧當先必不能出險以終事此圖濟之道全在得人聖

人取象小狐深以為戒不可不慎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彖傳是釋未濟彖辭明柔中之善於濟事又貴相助以成其濟也柔得中指六五未出中謂未出險中孔子釋未濟彖辭曰未濟而辭曰亨者豈徒有可濟之時哉卦體六五柔而得中柔則能小心謹慎得中又處事得宜故終於能濟有可亨之道耳其曰小狐

汔濟者時當坎險雖有事於圖濟尚未出險之中値此將濟未濟之時正須畢智竭能以求必濟而辭乃謂濡其尾无攸利則究其所事由於輕為躁動始銳而中懈若狐之首濟而尾不濟不能繼續以成其終也又何利乎然非時之不能濟惟人之不善濟耳而所以可濟者未常不在也卦之六爻雖陰陽皆失其位謀猷未臧而剛柔各相為應猶能同心協力補偏救弊於理於勢可以共濟而續其終也何至幾濟而

濡其尾哉此未濟之終可濟而得亨也如此按既濟未濟兩卦其理互相發明既濟之吉以柔得中未濟之亨亦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濟之貞以剛柔正未濟之可濟以剛柔應則交濟之功得也總見聖人求濟之事敬慎以保其終則事無可輕忽之時相應以補其偏則人無不可濟之事反覆紬繹濟之能事畢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此象傳言物當各止其所君子以慎辨體濟之用也孔子釋未濟象曰離火在坎水之上上下不交不能相濟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時當未濟則物之倒置易位者多矣不可不謹慎而明辨之因器命名緣分定制使疎不得擬親卑不敢抗尊小不致絜大則物各有方所而居之不遷始於相别終於相得而濟世之業俱出其中未濟者何憂不濟乎按繫

辭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如水火異物各居其所天地自然之定位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莫不各有當然之分既濟未濟之所以不同者惟分定與亂故耳故君子以慎致辨順天地自然之位使分定不亂如水火之不相雜而未始不相為用焉則可以賛化育而成濟功矣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此一爻言不能量力妄進為終於不濟者示戒也極

是終周公繫未濟初爻曰初六以隂柔居下當未濟之初又值難濟之時無才無位豈能進而圖功乃不自為量度而欲輕為冐進急於求濟若狐之涉水而濡其尾則終於不濟而已豈不可羞吝乎孔子釋初象曰凡事必敬始而後可以善終若初之濡尾豈獨時之難濟哉由其所以濟者亦昧於敬慎之道不審勢量力冐昧干進是但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極之不能濟也亦可惜矣按古之濟大事者未事之先必

能見其始而要其終區畫時勢瞭若指掌及其任事而有成也不出其規模之所素定三代以下如韓信之權楚漢諸葛亮之度孫曹皆預決於築壇命將之日與草廬三顧之中其後卒如其當時之所言者凡以規模之素定也若其始漫無成見臨事嘗試而欲倖其成功者未之有也此濡尾之羞不能繼續以終其事既專著於彖辭而爻又首及以示戒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此一爻言能恭順自守得臣道之正也曳輪是不遽進之意周公繫未濟二爻曰九二以陽剛之才上應六五柔順之君急於有為未免有太迫之慮乃以剛居柔能恭順退守不欲速專成冒進以邀功若車之行而自曳其輪不輕於求進在人臣之道為甚正而濟時之業可徐圖其貞而得吉也宜矣孔子釋二象曰二以貞得吉可謂能行正矣然所以能正者由其居柔得中惟中則宅心恭順見之行事自能虚衷謙

退寵利不居以行乎臣道之正所以為吉也從來幹濟之臣處艱難之地往往事權太重威福得專不克保有其功名者多矣皆由不明於貞吉之義者也為人臣者敬守此義而勿失焉庶可成濟時之功而善其終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此一爻見濟險不能獨任當資人力以求濟也未濟謂未出坎險也周公繫未濟三爻曰三以陰柔不中

正居未濟之時本無濟世之才德以為出險之具使獨往以求濟則力微任重鮮不至於胥溺能無凶乎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所患者獨力不能以濟耳今三以柔乘九二之剛得倚仗之人而時將出險又值可濟之會誠能資其才力以匡將出之險亦何涉川之不利哉孔子釋三象曰凡圖事者必有可為之具三所以未濟征凶者由其陰柔而居剛位所處不當既無才德而獨力以往未有不敗者

故得凶也按未濟五爻不出卦名獨於六三一爻見之益以六三隂柔又不中正居險之極必不足以濟險也又云利涉大川者謂若得陽剛之助則亦可以出險而有功其如三之不能何也夫以六三之隂柔而猶以涉川望之則弘濟時艱者不在同心之助哉

九四貞吉悔亾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亾志行也

此一爻言大臣有濟世之責當振作有為以成其志

也震震動也周公繫未濟四爻曰九四居上卦之下方出乎險雖無内憂而未免於外患又以剛居柔常恐畏難避事疑於不正而有悔也能勉之以貞則匪躬盡瘁克殫臣職而獲吉夙夜匪懈問心無愧而悔可亾矣然所為貞者何如時方未濟反正之功非可因循以圖必震發有為攘外以安内且至功深日久期於底績乃克有成為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之象如此則非貞何以得吉而悔亾乎孔子釋四

象曰四當未濟而志存乎濟世能以貞自勉則明作有功克壯其猷無不濟之悔而志可行矣按聖人作易止此一動一靜之義安危得喪之機皆由此出焉如同一伐鬼方也既濟之時雖克而猶憂其憊利用靜也未濟之時必伐而後行其賞利用動也且既濟之三過剛恐其宜靜而妄動未濟之四居柔又恐其宜動而反靜此聖人互明其義一為保濟者戒一為求濟者勉其意深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此一爻言柔中之德能始終盡善以成濟也周公繫未濟五爻曰五以陰居陽疑於不正然為文明之主本體虛靈既心知正道覺悟善反又居中應剛能虛心下賢克己勝私至於陶融純粹無復慙德矯偏而一歸於正故得貞吉而无悔矣由是而為闇然日章之君子暢於四體見於猷為其光輝發越一皆誠意

相孚非有假飾於外者吉之道也孔子釋五象曰君子之光在已固無不吉矣至於盛德之孚不但暢達於一身亦且光被於四表成功文章無不煥然可見將文明日啓天地為昭其暉而得吉非濟功之極盛孚按六五為未濟之主經綸匡濟一本於有孚之誠正非好智用察以聰明才辨自矜而陵人者所可同日語也故曰君子之光光從孚出而暉又從光生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不獨君子之獲吉而凡被其暉

英者無不獲吉矣此爻終始言吉反覆歎美深有味乎柔中之旨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此一爻見處濟有善道不可過於自縱也周公繫未濟上爻曰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有能濟之才時已將濟功已垂成若才過乎剛求濟不已則反生患但當從容自信不妄作為而與時休養若有孚於飲

酒然自无欲速僥倖之咎然非一無所事而侈然自縱也若使過躭逸樂沉溺不返如飲酒而至濡首則信非所信為有孚失是而事終不濟矣所當戒也孔子釋上象曰飲酒而至濡首但知有孚之為是而不知是之所在有當然之節不可過也使裁度得中不至於失是則慎終者可以保始而寧患其不濟乎按千聖傳心之要典不外乎一中易為盡性至命之書所言無非是也既濟之九五言時未濟之上九言節

時與節即所謂中也乾知進退存亾其聖人之中乎未濟以不知節為戒節正隨時以取中也知節即知進退存亾而不失義命之正易之始終大義畧可見矣中庸曰時中又曰中節為得性命之傳其在是乎

日講易經解義卷十四